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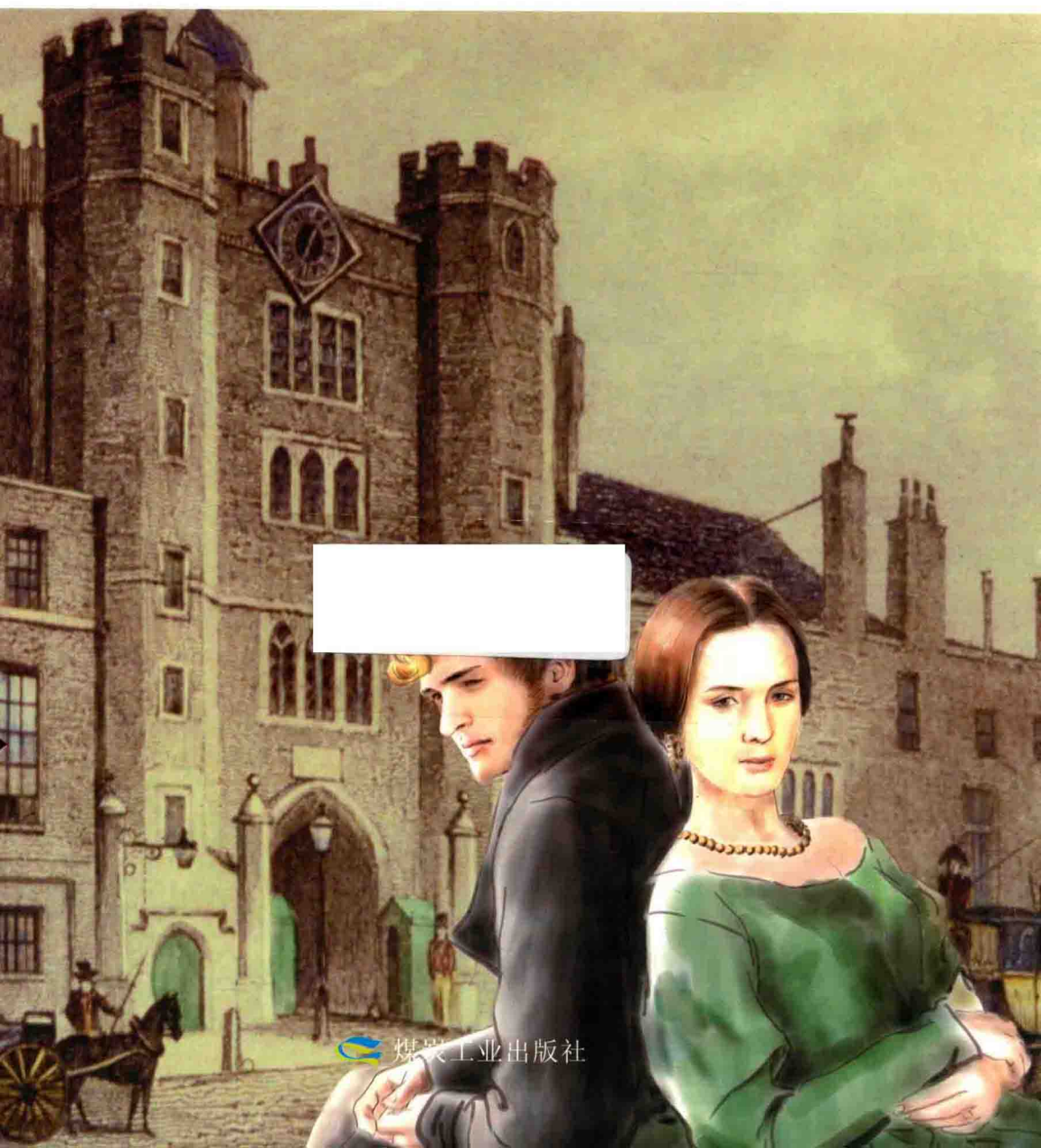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

全译本

红与黑

Le rouge et le noir

〔法〕司汤达◎著 李松芳◎译



煤炭工业出版社



红与黑

Le rouge et le noir

—— [法] 司汤达◎著 李松芳◎译 ——

煤炭工业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与黑 / (法) 司汤达著; 李松芳译. -- 北京:
煤炭工业出版社, 2016

ISBN 978 - 7 - 5020 - 5076 - 4

I. ①红… II. ①司… ②李… III. ①长篇小学—法
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5381 号

红与黑

著 者 (法) 司汤达
译 者 李松芳
责任编辑 马明仁
责任校对 郭浩亮
封面设计 左小文
封面插画 严文胜

出版发行 煤炭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 35 号 100029)
电 话 010 - 84657898 (总编室)
010 - 64018321 (发行部) 010 - 84657880 (读者服务部)

电子信箱 cciph612@126.com

网 址 www.cciph.com.cn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¹/₁₆ 印张 20 字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社内编号 7927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 84657880

告读者

本书即将面世之际,适逢七月事变^①,国人无暇他顾,形势发展不利于书报之刊行。然本书脱稿于1827年无疑议^②。

——原编者著

① 1830年7月27日,巴黎市民起义,推翻波旁王朝,查理十世退位,旋由路易·菲力普所代替,史称“七月王朝”。

② 实际上,司汤达萌生于1828年在《法制报》上看到一则案情后创作本书,写作或脱稿应不晚于1830年初。

目 录

上 卷

第 一 章	小城	3
第 二 章	市长	5
第 三 章	穷人的财产	7
第 四 章	父与子	10
第 五 章	谈判	12
第 六 章	苦闷	17
第 七 章	亲和力	22
第 八 章	小事件	28
第 九 章	乡下的夜晚	33
第 十 章	酸楚的家境	38
第 十 一 章	一个夜晚	40
第 十 二 章	旅行	43
第 十 三 章	网眼长袜	47
第 十 四 章	英国剪刀	51
第 十 五 章	鸡鸣	53
第 十 六 章	第二天	55
第 十 七 章	市长第一助理	58
第 十 八 章	国王亲临维璃叶	61
第 十 九 章	思想让人痛苦	69
第 二 十 章	匿名信	73
第 二 十 一 章	和主人的对话	76
第 二 十 二 章	1830 年的作风	84
第 二 十 三 章	一位官员的烦恼	92
第 二 十 四 章	省会	100
第 二 十 五 章	神学院	104
第 二 十 六 章	人世间或富人所缺少者	109
第 二 十 七 章	初次经验	115

第二十八章	圣体瞻礼	117
第二十九章	初次提升	121
第三十章	野心勃勃	131

下 卷

第一章	田园记趣	145
第二章	初见世面	151
第三章	第一步	156
第四章	侯爵府	158
第五章	敏感的心和虔诚的贵妇	166
第六章	说话的口气	168
第七章	痛风病发作	172
第八章	什么勋章令人身价百倍	177
第九章	舞会	183
第十章	玛格丽特王后	189
第十一章	小姐的权威	194
第十二章	难道他是个丹东	197
第十三章	阴谋	200
第十四章	少女情怀	206
第十五章	难道是个圈套吗	210
第十六章	半夜一点	213
第十七章	一把古剑	217
第十八章	难熬的时刻	220
第十九章	荒诞的歌剧	222
第二十章	一个日本花瓶	227
第二十一章	秘密记录	231
第二十二章	讨论	234
第二十三章	教士、林产、自由	238
第二十四章	斯特拉斯堡	244
第二十五章	道德的本分	248
第二十六章	道德之爱	252
第二十七章	教会肥缺	254
第二十八章	曼依·莱斯戈	256
第二十九章	苦闷难熬	258
第三十章	剧院包厢	260
第三十一章	要她害怕	263
第三十二章	老虎	266

第三十三章	弱者遭殃	269
第三十四章	聪明人	272
第三十五章	晴天霹雳	275
第三十六章	案情经过	278
第三十七章	塔楼之囚	282
第三十八章	权贵	285
第三十九章	幕后打点	288
第四十章	心境平和	291
第四十一章	开庭审讯	293
第四十二章		297
第四十三章		300
第四十四章		304
第四十五章		308

上 卷

事实,严酷的事实。

——丹东^①

^① 丹东(1750—1794),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活动家。

第一章 小城

将千万生灵放在一起,事情不算坏。

但是去掉坏的,

笼子里便不那么热闹了。

——霍布斯^①

维璃叶被称为是弗朗什——孔泰地区^②风光最美丽的城市。房屋是白色的,用红瓦搭成的尖尖的屋顶,散落在一个小山坡上。茁壮的栗树密密匝匝,画出了小山最细微的凹凸曲线。城堡下数百步远的地方,一条叫杜河^③的河流流过,这个城堡是由以前西班牙人修建的,雄伟壮观,现今却沦为一片断壁残垣。

高山把维璃叶的北面严严实实地遮挡住了,这座高山是汝拉山脉的一支分支。每当10月寒流袭来时,交错起伏的韦拉山峰就会白雪皑皑。一条从山上奔泻下来的急流,穿过维璃叶,注入杜河,这条急流为许多锯木厂提供动力;这是一种很原始的工业,小城的居民更像是乡下人,大部分人家的日子于是就有了依靠。但是做这种简单工业的,大多数人是城里的农民。但这座城市的富裕并不是仅仅靠这些原始的锯木厂,小城的富裕应该归因于当地所织的一种叫作缪卢兹的印花布。自拿破仑兵败以来,维里业家家户户的门面几乎都焕然一新。

外地人一进维璃叶就听到一阵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顺着声音向那边望去,河边一架表面上看起来可怕的机器正在运转。二十个沉重的铁锤在急流的冲击下先高高地举起来,然后又重重地落下去,直砸得天晃地动。每天,几千万颗铁钉被这个铁锤生产出来。起落之间一些亭亭玉立的姑娘把小铁块送到巨大的铁锤下面,铁块立刻变成了钉子。这种活儿看着很艰辛,往往让初来乍到的法兰西和瑞士毗连山区的旅客感到十分惊讶。如果想知道这个噪声很大的制钉厂是谁的,人们会慢吞吞地告诉他:“哦!它是市长先生的!”

在维璃叶,一条大路从杜河河岸一直绵延到小山山顶。旅人只要稍作停留,十有八九就会遇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一副很了不起、神色匆匆的样子。

只要这个人一出现,人们会马上摘下帽子向他致敬。他头发白了,穿着灰色衣服,拿过几个骑士勋章。有着宽额头,鹰钩鼻。总之,五官还算周正。乍一看,既严肃又有中年人身上的吸引力。然而,巴黎来的人转眼间便会对他感到不满,那种志得意满的神气中还夹杂着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狭隘和创造力的匮乏。给人留下了此人的才干仅仅只是于让欠账的人如期偿还,但是假如是他欠了账,则要拖到不能再

① 霍布斯(1588—1679),17世纪英国哲学家。

② 弗朗什——孔泰,位于法国东部,杜河及汝拉山脉的发源地,是作者虚构的城市。

③ 杜河,发源于汝拉山,流经法国、瑞士,注入索恩河。

拖的印象。

他就是维璃叶的市长——德·雷纳先生。他迈着庄重的步伐横着走过大街，消失在过路人眼前。但是，假如你继续闲逛，再往前走一百步，就能看到一幢外观特别漂亮的房子，越过房子前面的一道铁栅栏，还有一片景色特别漂亮的园林。远处，一条由勃艮第^①群山构成的地平线做了花园的背景，颇为壮观，让人一饱眼福。这一切好像有意被安排在那里让人赏心悦目似的。游客被美丽的景色深深地吸引了，就把之前的铜臭味一扫而光了。

听人们说，这座房子是德·雷纳先生的，并且已经盖好了，他用制钉厂挣的钱盖的，这样一座用坚固大理石盖成的漂亮房屋。听说他祖上是西班牙人，是个古老的家族，似乎早在路易十四征服此地之前就已经定居下来。

他在1815年当上维璃叶的市长后，便觉得当工业主有点不光彩。市长先生家里这座华丽的花园一层接一层，直到杜河岸边，每一层都筑有护土墙来支持着。这就是德·雷纳先生多年经营生铁生意所得的回报。

在法国，只有在远离工业城市的地方才有像德国工业城市郊区那种景色迷人的花园。在弗朗什—孔泰，哪户人家的护土墙越多、越高，就越能获得人们的尊敬。德·雷纳先生的花园里便是高墙纵横，尤其是里面有几小块地，是他花了很多钱才买下的，这花园就更加令人羡慕。例如，杜河边上的某个锯木厂占据了特殊的位置，当你走进维璃叶的时候，它就会立刻引起你的注意。这便是索海尔的锯木厂。但六年前的厂址现在已经变成是德·雷纳先生的第四座平台花园的护土墙了。

为了花园，身为市长的德·雷纳先生也得委屈自己跟索海尔老农民打交道。他费尽了口舌，花了很多金光闪闪的金路易^②钱币，老索海尔才同意把他的厂房迁到其他地方。而那条使大多数居民过上好日子的杜河，德·雷纳尔先生也靠着他的名望，将它改了道。不过，这是182几年大选之后批准的事。

他位于杜河下游五百步的四阿尔邦^③土地换得索海尔那块只有一阿尔邦的土地。即使这一地段的位置非常适合经营松木板买卖，但是索海尔老爹还是有办法利用他邻居的急性子和对土地的占有欲，将6000法郎拿到手。

事实上，这笔交易受到当地一些有识之士的非议。四年后的一个星期天，德·雷纳先生穿着市长礼服从教堂回来的路上，远远望见笑呵呵的老索海尔带着他三个儿子。于是这丝奇异的笑容在市长先生的灵魂深处投下了一道阴影。此后，他就经常琢磨，也许可以少花点儿钱就能使这笔交易成功。

在维璃叶，得到人们的敬仰的方法就是多修建护墙，但绝不使用泥瓦匠从意大利带来的建筑图纸，一些不安分的泥瓦匠每年春天都会通过汝拉山的峡谷到巴黎去。因为这样的标新立异会让鲁莽的工业主被左右弗朗什—孔泰地区那些聪明但保守的人看作是别有用心，会获得那种跟随一辈子的坏名声。

① 勃艮第，法国东部地区。古为公国，分属罗马、意大利和奥地利，路易十四划归法国领土。

② 法国古代货币，1路易相当于12法郎。

③ 1阿尔邦相当于20—50公亩。

事实上,这些明智之士在当地施行着十分讨厌的专制统治。正是由于这个丑恶的字眼,对于那些在世称伟大共和国巴黎生活过的人来说,小城市里的日子简直不堪忍受。那些专横嚣张的舆论在法国的小城市和在美利坚合众国是一样的愚蠢。

第二章 市长

权势!先生,难道毫无用处?带来蠢人的尊敬,孩童的惊讶,富人的艳羡,智者的鄙视。

——巴纳夫^①

在距离杜河大约100尺的高处,沿山坡有一条公众散步的林荫大道,位置特别好,是全世界最美的景点之一。但是,一到每年的春季下雨天,磅礴的大雨就把路冲得坑坑洼洼,使人们行走十分不便,因此迫切地需要修一座高大而坚固的堤墙。这对爱慕虚荣的德·雷纳先生来说,是提高名望的好时机。德·雷纳先生看出它是自己取得政绩的好机会,于是一座20尺高、30—40特瓦兹^②的堤墙就建成了。

因为上一任的内务大臣曾经坚决反对在维璃叶修建公共散步场所,德·雷纳先生不得不接二连三地到巴黎疏通关卡,这才求得允准许。如今这堤墙已经起来,离地四尺高。现在有人正在往上装方石板,仿佛是向一切现任和前任的部长们示威似的。

我曾经多次将我的胸膛依偎在那些灰的发蓝的石板上,一面怀念着前天去的五光十色的巴黎舞场,一面注视着杜河的河谷!远处,在河的左岸,五六条山谷蜿蜒曲折,眼睛看到的地方其深处有数条小溪,一路奔泻跳荡,直直地冲进杜河。山里的太阳十分炙热,在它正当顶的时候,路人便可在这方平台上享受枝叶婆娑的悬铃木的庇护,遐想驰骋。这些梧桐树生长迅速,树叶绿色稍有蓝意,这都得益于市长先生命人填在巨大的防土墙后面的新土,这些栽种梧桐树的土壤是市长让人从建筑他护土墙那儿运来的,这些土壤都比较好。雷纳先生不顾市议会的反对,还是将散步场所的面积加宽了6尺。他和维璃叶幸运的贫民收容所所长华勒诺先生都认为这个平台足可以和圣日耳曼—昂—莱伊^③的平台一较高下。

这条林荫道的官名叫“忠义大道”,德·雷纳先生又用这些石碑得到了个人的一枚勋章。我要提出的一个缺点是,政府修剪树枝,竟砍光了许多长势旺盛的梧桐树枝头。结果,使树冠矮墩墩的,又圆又平,好像菜园里的蔬菜。其实,这些树本身可以像英国的梧桐那样亭亭华盖的。但是市长先生的决心无比坚定,凡是他管辖

① 巴纳夫(1761—1793),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代政治家,主张君主立宪,后死于断头台。

② 特瓦兹,法国古长度单位,约1.94米。

③ 圣日耳曼—昂—莱伊,塞纳河畔小城,风景优美,拥有旧日宫室园林。

的这个区域的树木,每年一定遭到两次无情的野蛮砍伐。自由党人还认为,当官家园丁看到助理神甫喜欢拥有这些砍伐树枝的时候,他们的手段就会变得更加残忍了。

几年前,从贝藏松^①来了一位年轻的神甫,监视院长谢朗神甫和附近几个神甫的活动。有一个年老的外科军医,是属于以前随军征意大利部队,退伍后来到维璃叶。德·雷纳先生认为他过去是雅各宾派,同时又是波拿巴分子^②。有一天,这位年轻的神甫竟然向市长抱怨起来了,说不应该定期这样修剪树木。

“我喜欢树荫。”德·雷纳先生口气中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的意味,但对一个身为荣誉团骑士的外科医生说话还就得这样才合适。他继续用一种傲慢的态度说:“我喜欢阴凉,我修剪我的树枝为了得到更多阴凉。我看不到它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用途,除非它像胡桃树那样有利可图。”

“有利”,这就是在维璃叶决定一切的至理名言。因为这个词就代表了四分之三以上的居民的习惯性思想。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绝对会被小城周围雄伟壮观的美景所吸引。他们首先会想到本地居民对美感的定义一定很严格。而且对家乡的美丽景色,他们也会大加赞扬,让人感觉家乡对他们很重要。维璃叶却用高山美景把游客吸引到这里,让旅馆老板们发了一笔横财,然后再纳税,小城镇坐收渔翁之利。

深秋的一个晴天,德·雷纳先生拉着他心爱的妻子在“忠义大道”上散步。德·雷纳夫人一边认真倾听丈夫神情认真地谈话,一边不放心地盯着他那三个孩子。11岁的大孩子接连几次走到栏杆旁,试图想要爬上去。“阿道夫”,一个温柔的声音让他放弃了大胆的念头。德·雷纳夫人虽然看着像30岁,但是仍风韵犹存,依然漂亮迷人。

“这位来自巴黎的先生,他一定会懊悔的!”德·雷纳先生有些咬牙切齿地说道,“我在宫里也是有靠山的!”

虽然我很愿意用200页的篇幅跟您谈谈外省,但是我不能如此残忍,让您忍受外省的谈话粗暴和说话慢慢吞吞。

使维璃叶市长如此深恶痛绝的巴黎先生不是其他人,就是那位阿佩尔先生。两天前,他不但想方设法地进了维璃叶的贫民收容所和监狱,而且还去了市长与几个本城的业主管理的免费医院。

但是,德·雷纳夫人胆怯地问:“既然您一丝不苟地管理穷人们的财务,那巴黎来的人他对您又能怎样呢?”

“他们来这是为了找碴儿的,然后就写文章发表在自由党的报纸上!”

“亲爱的,可是您从来都不看这些报纸啊。”

“但是其他人会跟我们说这些文章,它会分散我们精力的。我绝不会宽恕那个神甫。”

① 弗朗什·孔泰地区的首府。

② 支持拿破仑的人。

第三章 穷人的财产

一位有德行、不要阴谋的本堂神甫，对全村乃是天降洪福。

——弗勒里^①

应该知道，那位使德·雷纳痛恨的维璃叶的本堂神甫是一位80岁高龄的老人，山里的新鲜空气给了他一副铁铸的体魄和性格，他有权随时造访监狱、医院和乞丐收容所。有一天早晨六点，阿佩尔先生就来到了这座特殊的城市，他直接去了神甫家里。

谢朗神甫读着阿佩尔先生带来的德·拉摩尔侯爵给他写的推荐信，心里若有所思。德·拉摩尔侯爵是法国贵族院的一名议员，也是本省最大的地主，十分具影响力。

他说：“我年纪一大把了，并且在此地又受乡亲爱戴，他们肯定不敢！”他立刻转过身朝向巴黎来的先生。好像在说，他虽然年纪已高，但是很乐意去做正义的事情，即使有危险也不怕。

“先生，请随我来！但是在狱卒面前，尤其是在看守贫民的管事面前，您必须保持镇定，不管您看到了什么，千万不能发表自己的想法。”阿佩尔先生明白自己碰到了明理的人。于是他便随着有威望的神甫，巡视了维璃叶的监狱、医院还有收容所，并且问了许多问题，尽管只得到一些无根据的答复，但是他始终没有发一点儿牢骚。

参观了好几个小时后。神甫邀请阿佩尔先生一起吃午餐。因为阿佩尔先生不愿更多地牵连这位好心的朋友，所以推说有几封信要写。大概三点钟，两位先生完成了对乞丐收容所的视察，又回到监狱。他们又在门口遇见了看守，这是一个像巨人一样的家伙，身高六尺，有罗圈腿，一张极难看的脸因恐惧而变得更加可憎。

“您好，先生，”他瞧见神甫，立即问道：“您身边这位，应该就是阿佩尔先生吧？”

“那又怎么了？”神甫问道。

“昨天我接到最确切的指示，不允许阿佩尔先生进入监狱，指示是省长让一名宪兵送来的，他或许骑着马跑了一整夜呢。”

“诚恳地讲，诺瓦鲁先生，”神甫说，“这位确实是阿佩尔先生。只要我想的话，我有权力随时到监狱来。并且只要我愿意，谁都可以陪我来。”

“是的，神甫先生。”狱卒无奈地垂下头来。

他那讨好的声音，如同一条因为害怕挨棍子而勉强服从的狗。

“可是，神甫先生，我的一大家子都等着我养活，如果被别人发现，我就要被辞

^① 弗勒里(1653—1743)，18世纪法国高级神职人员及政治家，精于财政管理。

退了。”“同样，我的职位丢了我也很不愿意。”善良的神甫说道，情绪越说越激动。

“但是我和您可没办法比啊！”狱卒继续说道，“神甫先生，每个人都知道您拿着 800 法郎的年薪，并且还有田地和房屋，但是我是多么可怜啊。”

就是这么点小事，就被大家添油加醋地扩大了，闹得沸沸扬扬。现在，雷纳先生正和他的妻子正在讨论这件事情。早晨，乞丐收容所所长华勒诺先生跟随他去过神甫家，向他表达最强烈的不满。谢朗先生因为没有任何后台，所以懂得了这件事产生的严重后果。

“那好吧，先生们！我现在已经 80 岁了，我将是附近被撤职的第三个本堂神甫。我在此地已经就职 56 年，我给本城几乎所有居民行过洗礼。我当初来这儿的时候，维璃叶只是个小小的村镇。我每天都给年轻人主持婚礼，甚至连他们祖父的婚礼也是我主持的。维璃叶就是我的家，但是我不会因为害怕被辞退而拿自己的良心去做交易，不会因为害怕而迫使自己去做非正义的事情。正当我看到那名外地人的时候，我也有过担心，这位来自巴黎的游人，可能真的是一个自由党人。现在，这样的人到处都是。但是，他们又能损害我们穷人和囚犯什么呢？”

德·雷纳先生特别是贫民收容所所长华勒诺先生对他的批判更加严重。

“好吧，先生们，快把我撤了吧！”老神甫嚷道，声音都在颤抖了，“但是我仍要住在这里。大家都了解，我 48 年前继承了一份田产在，所以每年还有 800 法郎年金。这些年薪足够我的生活。我在任期间，并没有一点儿不正当的收入。先生们，你们听明白了，因此，当你们提到要撤掉我职务的时候，我一点儿都不害怕。”

德·雷纳先生与妻子相处得非常融洽，但是他不知道如何回答妻子怯生生地不断提出的问题：“这位来自巴黎的先生对囚犯能有什么危害呢？”他快要发火时，妻子叫喊了一声。原来她的二儿子正爬在挡土墙的胸墙上面跑，并且这挡土墙要高出墙外葡萄园有 20 尺呢。德·雷纳夫人害怕孩子被吓得摔下来，于是只能一声不吭地呆呆地看着。那孩子很开心地笑着，为自己的勇敢行为表现出一副十分得意的样子。后来，当看到他母亲被吓得惨白的脸时，方才急匆匆地跳了下来，扑向了他的母亲。母亲立即狠狠责备了他一顿。

讨论的话题由此而改变。

“我想要把索海尔请到咱家里来，就是那个锯木匠的儿子，”德·雷纳先生说，“请他来照看孩子。现在他们越来越淘气，我们根本就管不住。他是个很年轻的教士，而且还精通拉丁文，他会让孩子们有很大进步，因为神甫称赞他性格坚强。我愿意给他 300 法郎，并且管他吃饭。我曾经一直对他的品行有些猜疑，他是那个老外科医生和荣誉团骑士的心肝宝贝儿，医生借口是他的亲戚，因此就住在他们家里。我认为这人很可能是自由党的密探，他找借口说这里的空气对他的哮喘病很有帮助，但是这方面却没有人能确定。他曾参加过在意大利的全部战役，据说当年还曾签名反帝国。这个自由党分子教索海尔的儿子拉丁文，并且还带来的大量书籍留给他。因此我原本绝不会想到让木工的儿子和我们的孩子在一起的，但是，正好在使我和谢朗神甫彻底闹翻的那件事发生头一天，那位神甫告诉我，索海尔已经研究神学有三年了，还打算将来进修道院。由此看来，他并不是一个自由党人了，

而是一位正派的拉丁语学者。”

“聘请家庭教师还有其他很多好处，”德·雷纳先生继续说，“华勒诺最近为他家的四轮轻车买了两匹诺曼底好马，正神气着呢。可是他家的孩子还没有家庭教师吧！”

“如果我们不抓紧，他可能会把我们的这一位家庭教师抢走！”

“这么看来，你同意我的想法了？”德·雷纳先生朝着妻子笑了笑，用来表示对他妻子刚才提出的那个绝妙的主意的赞同：“好，就这么决定了！”

“天啊！亲爱的，你这么快就下定主意了！”

“这是因为我有气魄，本堂神甫已经明白。我们没有必要隐瞒什么，我们在此地已经被自由党人包围着。我肯定所有布商都嫉妒我，并且他们中的个别人想要成为富翁！随便他们吧，我会让他们清楚我德·雷纳先生家的孩子有自己的家庭教师领着散步。这多么气派啊！我的祖父以前在年轻时就有过家庭教师。这虽然要花我们100个埃居^①，但对于保持我们尊贵的身份是很值得的。”

这个突然的决定让德·雷纳夫人陷入很深的思考中。德·雷纳夫人有着高挑苗条的身材，过去是当地有名的美人儿，据山里人说。她有着一种淳朴的仪态，举手投足间还透出一股青春的活力。对于一位巴黎人来说，这种天真活泼的自然风韵会使人想入非非。如果德·雷纳夫人要是知道她有这些使人倾倒的优点的话，她一定会害羞得无地自容。她内心从未有过风流浪漫的想法。曾经富贵的乞丐收容所所长华勒诺先生追求过她，但并没有获得她的芳心。所以人们对她的品德更加欣赏。因为这位华勒诺先生是一个年轻魁梧的男人，体格健壮，脸是棕红色的，有着两片黑而浓密的颊鬃。颇受年轻女士的喜爱，粗野、脸皮厚、嗓门也大，在外省可以称为有气魄的男子。

德·雷纳夫人很羞涩，性情很是平和，特别不喜欢华勒诺先生的好动和嗓门大。她不会参加任何的娱乐活动，人们将她这种行为说成是她对自己出身门第优越感的表现。她对这些评论毫不在意，对于城里的居民不常来家里拜访，不仅不放在心上，反而让她感到十分高兴。坦白地说，在那些太太们心目中，她根本就是个傻子，因为她从不懂得在丈夫面前耍手段，甚至错过让丈夫从巴黎或贝藏松给自己捎带几顶漂亮帽子大好机会。对她来讲，可以在美丽的花园里独自散步，已经心满意足了。

她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女人，不曾想过对丈夫评头论足，也从不承认她对丈夫感到厌烦。她觉得，当然未曾说破，夫妻之间不过如此罢了。她尤其喜欢德·雷纳先生是在他谈起有关孩子未来问题的时候，在三个孩子当中，他希望一个儿子当军官，一个当文官，一个当神甫。她觉得在她所认识的男人中唯一不让她讨厌的就是德·雷纳先生。

夫人对丈夫的这种看法倒也合情合理。德·雷纳先生获得“聪慧”和“绅士风度”的荣誉，因为他从一位叔父那里学了许多诙谐的故事。在革命前，那位德·雷

^① 埃居，法国古金币，1埃居相当于3法郎。

纳曾在奥尔良公爵^①的步兵团里担任上尉。后来来到巴黎,又有幸参加这位亲王的沙龙活动。我在那场活动中见到了蒙戴松侯爵夫人^②、著名的德·冉利斯夫人^③和负责建造王宫的毒克雷兹先生等社会名流。在德·雷纳先生的故事中,总是多次提到上面那些人物。并且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回忆这种极微妙的事情渐渐成了他的一项工作,因此,近来他只在重大场合才重复这些与奥尔良家族有关的故事。除了谈论金钱的时候,他都很有礼貌,因此这位先生便自然而然地被视作维里埃最有贵族气派的人物。

第四章 父与子

事真如此,
一定是我之过错?

——马基雅弗利^④

“我妻子确实非常聪明!”第二天早上六点,他一边走,一边想。“优势当然还在我这边,但是不论怎样说,我毕竟没有想到,如果我不把据说拉丁文好得不得了索海尔这个小神甫弄到手,收容所所长那个脑子精明的家伙很可能和我打一样的主意,并且抢在我的前头。他将会以多么高傲自大的口吻谈论他孩子的家庭教师啊!这位家庭教师一旦属于我,那么,要不要给他穿黑袍子呢?”

当德·雷纳先生正在深思这个看似复杂问题的时候,突然远远看到了一个身高将近六尺的农民。或许天刚刚亮,他就忙着量在杜河沿岸拉纤道上放着的那些木材。当市长走到他身旁时,他一脸的不高兴,因为这些木材的放置会妨碍交通,是不合规矩的。

这就是索海尔老爹。他对于德·雷纳先生关于他的儿子于连的提议感到十分意外,但很快就使他感到高兴。不过他听的时候仍然装出那种愁苦不乐和漠不关心的神情,就如山区的居民那样,以此来掩饰他们的精明。他们在西班牙人统治时期不幸做过奴隶,但是如今仍保留着埃及小农的这种神情特征。

索海尔的开场白只不过是一大段记得滚瓜烂熟的客套话。他强颜欢笑的样子,却更暴露出神情的虚假,他本来就长着一副无赖相,这下反而更加欲盖弥彰了。他一边重复着那段开场白,一边脑子里不停地思索,试图弄明白为什么一个如此有权势的人想把他那废物儿子接到家里去帮他做事。他最讨厌的于连却让德·雷纳

① 奥尔良公爵(1747—1739),英国政治制度的崇拜者,1789年当选为三级会议的代表,1792年当选为国民会议员,号称非利浦·平等,曾投票赞成处死国王路易十六。1793年因涉嫌反对革命被处决。其子路易—非利浦是1830—1848年七月王朝时的国王。

② 蒙戴松夫人,奥尔良公爵之秘密夫人。

③ 冉利斯夫人,蒙戴松夫人之侄女,杜克雷公爵之妹,曾负责教育路易—非利浦。

④ 马基雅弗利(1469—1527),16世纪意大利政治家,历史学家及作家。